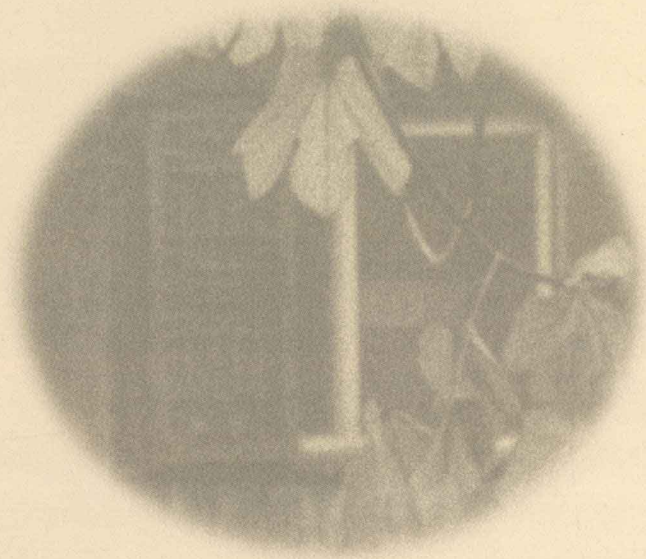




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

蒋 寒 隐居城市

《《 四川文艺出版社

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

蒋

寒

著

隐居城市

《《 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隐居城市 / 蒋寒著. — 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
2011.12

(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)

ISBN 978-7-5411-3362-6

I. ①隐… II. ①蒋… III. ①小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59091 号

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
BAINIAN BAIBU WEIXING XIAOSHUO JINGDIAN

隐居城市
YINJU CHENGSHI

蒋寒 著

责任编辑 贾波

整体设计 袁银昌

封面印前制作 上海袁银昌平面设计有限公司 胡斌 张艳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

社址 四川省成都市槐树街2号

网址 www.scwys.com

电话 028-86259285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
传真 028-86259306

排版 陈倩 张梅 雷涛 高赫赫

印刷 北京外文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650mm×920mm 1/16

印张 13.25

字数 170 千

版次 2012年2月第一版

印次 2012年2月第一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411-3362-6

定 价 19.8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书系顾问

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王 蒙	刘海涛	江曾培	汤吉夫
陈建功	郑宗培	桂晓风	雷 达



蒋 寒 当过兵，参加过战，现供职于科技日报社。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，定居北京。先后在《解放军报》《四川文学》《青年文学》等上百家报刊发表作品一百多万字；作品多次被《作家文摘》《青年博览》《小小说选刊》《微型小说选刊》等报刊转载；其中《美丽的沼泽地》《寻找》《父与子》《风筝》《隐居城市》等多篇作品入选《中国新文学大系（1976—2000）微型小说卷》《中国当代小小说大系》《英译中国小小说选集》等国内外权威选本、年度选本以及学生课外读物和语文试卷。已出版《感觉》《视觉》《父与子》《午餐的启示》四部小说集。

总序

《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》编选者邀我作个序。对于微型小说这一文学样式我很喜欢，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关于微型小说的杂感，就是为其鼓与呼的，现不妨摘录于下，以示对这浩浩百卷的出版给予热烈的祝贺。

尽管人们可以对“微型小说”这一名称提出不同的意见，微型小说的存在却是一个事实。

它是一种机智，一种敏感，一种对生活中的某个场景、某个瞬间、某个侧面的忽然抓住，抓住了就表现出来的本领。

因而，它是一种眼光，一种艺术神经。一种一眼望到底的穿透力，一种一针见血、一语中的的叙述能力。

它是一种情绪、怅惘、惊叹、留连、幽默，只此一点。

它是一种智慧。简练是才能的姐妹。微型小说应该是小说中的警句。含蓄甚至还代表了一种品格：不想强加于人，不想当教师爷，充分地信任读者。

它是一种语言，举一反三，一以当十，字字千斤重。

它又是自成体系的一个世界，并不窘迫，并不寒伧，肝胆俱全。

它是谦虚的，它自称微型，自称小小。

它又是困难的，几百字，赤裸裸地摆在严明的读者面前，无法搭配，无法藏头露尾，无法搞障眼法。

它是一种机遇，踏破铁鞋无觅处。它也许是一种命运吧！命运啊，这一生，你能给我几篇像样的“微型”呢？

王 蒙

2011年9月26日

目
录

北飘的云	1
拖把局长	4
可怕的死亡	7
隐居城市	9
原 因	13
永远的唠叨	16
爱情空间	19
抠局请客	22
他丢了自己	26
无论你在哪里	29
左老师	32
考验诚实	35
一条军裤	38
你敢送，我就敢收	41
与人较量	44
会议时刻	47
上 班	50
不认识	53
最佳理由	55
父与子	58
老地方	61
意外发现	64
我的墓地	67
本 能	70
寻 找	73
市场资源	76
眼睛死了	79
称 呼	81

狗咬人才是新闻-----	85
醉 态 -----	88
等待苏醒 -----	91
处长为何心情好-----	94
王八汤 -----	97
孙行者 -----	99
策 划 -----	102
魔高一丈 -----	105
没有这个号 -----	108
闻热闹 -----	111
古白眼 -----	113
我不是老大 -----	116
最后一乞 -----	119
谁不正常 -----	122
从戏里出来 -----	125
鱼 趣 -----	128
谁被善良葬送 -----	130
午餐的启示 -----	132
有钱之后 -----	134
目 标 -----	137
棋 趣 -----	140
杜老板 -----	142
醉酒司机 -----	144
就要你在乎 -----	148
你吃哪一套 -----	151
平 衡 -----	154
风 筝 -----	157
不吃蛋白的女人-----	160

外面有人	163
拾掇城市垃圾	166
买 卖	168
隐居大海	172
狗 食	175
遭遇明星	178
海 啸	180
驯虎女王	183
小偷退货	186
弛 媛	189
非 礼	192
远去的村庄	194

北飘的云

抬头，天空满是云，飘着，向北。如羊群奔涌，一直向北，天含着青山，叼着绿地，吐出无边的草原……

赵四困羊般地蜷缩在郊外的农舍前，提醒收拾碗筷的女人：“要下雨了。”

“下吧，打从俺们搬来，就没见下雨了。”女人说。

闷热，从赵四的指尖滑落。才四月天，气温就急上了火，跟他较劲儿似的。他上火，为儿子到了他当年进城的年龄，他仍没稳定的收入，更别说稳定的住处了，一家人一直云似的飘浮在这座城市的边缘。

搬家比乘公交车频繁。

赵四恍然大悟，对，就是狗日的房地产开发商拱的。狗日的开发商把这座城市当美餐了，挑肥拣瘦，生生把他这类人家从三环拱出了四环、五环……他怕一转眼，全家被拱到地球的边缘。“忒无聊！”他骂。

狗日的其实比煤矿老板还黑！煤矿老板在地下拱，狗日的在地上拱。赵四朝地上呸了一口，唾沫不偏不倚打在两条翻沙的蚯蚓身上。

蚯蚓一滚，身上迅即沾满厚重的沙土。“蚂蚁上树！”赵四忍俊不禁，他想到了女人最喜欢吃的菜，“快，你快出来看。”他蜷缩的身躯笑得一起一伏的。

女人闻声而出，湿手在围裙上擦着，目睹翻沙的蚯蚓，也忍俊不禁。女人递给赵四一张小凳，她也坐在一张小凳上，还顺手递给他一根细枝。

云层逐渐变厚，变暗，挤压着空气中的闷热。正午的阳光，撕破云

层，使劲触摸地上的蚯蚓。

“我说咋这么热，该下雨了。”女人也拿一根细枝，跟赵四玩蚯蚓。

两口子硬把两条蚯蚓弄到一块儿，很开心。

“咱就像蚯蚓，被狗日的拱得无处可去。”赵四感叹。

“蚯蚓好哇，还能在野地里恩爱呢。”女人娇声摇晃着赵四。

两条蚯蚓同病相怜，紧紧拥抱。

“它们这是在恩爱？”

“嗯，咱回屋吧，趁儿子不在。”女人才不管天塌地陷，幸福地缩进赵四怀里。

空气屏住了呼吸，邻里瞎侃的老太太们止住了声，投过复杂的目光。赵四一咬牙抱起女人，进屋，在他砰地关门的瞬间，仿佛听到了热烈的掌声。

女人猴急地说：“等儿子晚上回来，咱啥也不能做了。”

提起儿子，赵四兴致全无，嘟囔道：“那浑小子压根儿就不该来到这世上。”

“咋了？不是盼着他出息了给咱买房吗？”女人不明白赵四为何不配合，安慰他，“俺觉得这样也好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，人一辈子就图个刺激。”

刺激？赵四惊讶地看着女人，也不明白女人为何死心塌地跟着他？莫非真应了一句成语：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女人跟他同村，当初不顾亲人劝阻跑出来跟他，在这座城市“飘浮”二十多年，无论日子咸淡，从没跟他红过脸。

当赵四惭愧的内心被裸露时，屋外，暴雨疯狂而下。

雨滴扑打着低矮的平房，先如撒，继而如泼。

女人也疯狂了：“听，老天为咱伴奏呢！”

雨滴拼命地挤破房顶，睁大一粒粒眼睛，偷窥他们。嘀嗒！馋涎滴

在女人的背上，云的馋涎。“漏雨了！”女人翻身下床。

赵四也翻身下床：“忒无聊！”

女人慌忙抓来脸盆，塞到床上，屋内立即奏响叮当悦耳的乐曲。

“狗屁房子，叫房东来看看！”赵四的怒吼飞出窗外。

女人抓起电话，向隔壁女房东诉苦。女房东连连抱歉道：“雨停了就来，就来。”

单薄的农舍任凭暴雨疯狂摧残，雨雾从窗户、门缝钻进来……

赵四抬头，低矮的房顶如巨石下沉，他感到窒息：“买狗屁房！就浑小子那点出息？等下辈子吧！我看他迟早被狗日的开发商拱回老家。”

“回老家好哇，现在多少城里人都想把户口牵到农村呢！”

“要回你们回，反正我这辈子死也不回。”赵四老家那地儿忒穷，种啥没啥，只有种人生人，当初他就是被他爹娘无奈地种出来的……

“忒无聊！”赵四再一次骂。

女人身子一颤，不知道他哪来的火气。

二人穿好衣服，相对而立，心情如暴雨奔放。

雨，停了。阳光掀门而入，扎眼。抬头，蓝天洁净如洗，赵四不由一声感叹：“还不如云，不如云，云还化作甘露滋润大地！”

一朵红霞，缓缓爬上女人的脸。

这时，女房东领着人来修房。

赵四就趁机对女人说：“哦，我进城去，下午还有几个重要的业务要谈。”

目睹衣着体面的赵四，夹着包，迈着沉重的脚步，朝北边踩去。

云，忽地飘进了女人眼里。

拖把局长

楼下突然闹哄哄的。接着，唐未央见办公室小王慌慌张张闯进来，吞吞吐吐地说：“唐局快、快躲躲，上面的两位记者来了。”

记者来了！难怪楼下闹哄哄的。唐未央反而不知所措了，他见小王还木桩似的立在门口，手一挥：“快，快去堵住他们，别让他们上来。”

小王刚一出门又返了回来，更加着急地说：“唐局，他们上来了，硬说要见局长，是方科长这会儿正拦着他们。唐局，您还是快躲躲吧！”

躲？往哪躲。楼只有三层，三楼东侧是局领导和会议室，不可能躲到副局办公室；会议室，也不行，他们上来，必定到会议室。西侧是秘书办和对外宣传办，也不能去，万一不知情的下属漏了嘴叫他“局长”岂不丢人。这又不能下楼。正急，他突然想到了西侧的洗手间，对，到洗手间。

闹哄哄的声音越来越近。唐未央示意小王先离去，小王没动。他也不顾那么多了，头像老鼠似的朝门外走廊一伸，就哧溜冲向洗手间……

到洗手间，唐未央或蹲或站都不是滋味，就装着在洗池中洗手。闹哄哄的声音已从二楼到了三楼，他听到了对外宣传办方科长的声音：“局长开会去了，领导都到市里开会去了。”

记者说：“开会也得回来啊，我们等吧！”

方科长说：“他们得开几天会啊！”

闹哄哄的声音进了三楼会议室。唐未央佩服方科长的机警，居然“想到”他们去市里“开会”了，而且“开几天”，这个“应付”好，好。

市是个县级市。为加快经济发展，近年来一批批化工厂在长白山下

相继上马。当地群众的怨声也相继而起。有发展就有矛盾！市里要求他们环保局一定要把好关……这不，群众刚向上反映，暴风雨就来了。

暴风雨总会过去的。关键就是领导不能露面！兄弟单位的经验告诉他，上面的记者来，只要市宣传部没发话，没陪同，就得一“冷”，二“磨”，三“拖”，事情就会不了了之的。看来小方也是受了上面高人的点化。

小王这时匆匆前来洗手间报告：“唐局，方科长说两位记者铁了心要见你们，让我转告您先回家，杨副张副他们都走了。”

上面记者一来，就回家，好！小王前脚走，唐未央后脚还没跟上，见方科长领着一位记者朝洗手间走来，他赶紧缩回头，顺手抓起一把拖把假装拖地。在与方科长目光相接的一瞬，他看到了方科长由惊讶到会意的眼神。

方科长竟然大胆地招呼他：“哦，你家有事，搞完卫生就赶紧回去吧！”

“噢，好好。”唐未央拿着拖把慌忙离开了洗手间。他小心越过会议室半掩的大门，来到走廊东侧的办公室，却傻眼了。

唐未央见原来挂着门牌的门上都光秃秃的了，他找不到自己的办公室了。平常进办公室时习惯抬头看一眼门上的“局长”牌子，就有一种满足，一种神气，跨进去就有一种力量。可这下一抬头，门上的牌子不见了，周围“副局长”的牌子也不见了。似乎明白是鬼精的小王干的了。

没门牌，门都敞着，里面设施大同小异，从外面很难看出是局领导办公室，这招高。唐未央正走神，见方科长和记者从洗手间出来，他连忙装着拖走廊，可手中的拖把不听使唤，婴儿似的蹒跚在锃亮的大理石地板上……

方科长的目光再次与他相接，提醒他：“拖完就赶紧回去吧。”

“好好。”唐未央埋下头，卖力地拖着地，冷汗直冒。他见方科长将记者让进会议室，顺手关了门，才松了一口气。

几个办公室，唐未央一个个找，终于找到自己的公文包。他将拖把扔到门背后，拎着包，蹑手蹑脚地穿过走廊，疯狂地冲下了楼。

当天下午，方科长在电话里向他请罪，并汇报说：“唐局，幸亏您走了，记者真能耗，到中午我还没提出请他们吃饭，耗呗，他们撑不住就走了。”

“他们是不是为长白山下那些化工厂来的？”

“是的，我把他们反映的问题一条条都记录下来了，说是等我们监测后再给他们回话。他们问得多长时间，我说不准。他们就无奈地走了。”

“监测个屁啊，市区距离厂子百多公里，来回得半天时间，让他们去折腾吧，他们自己住吃宾馆，咱们不埋单，他们耗不起的，拖——”

“我也是这么想的。”

“好好！哦小方啊，办公室的门牌是怎么回事啊？”

“对不起局长，是我让小王取下的，我怕记者看见门牌闯进你们办公室。可不，记者上楼还到处看，问我局长在哪办公，我没答理，只说你们开会去了，就没再问了。等他们走了，我叫小王再挂上去。”

“不挂不挂，这样挺好，安静，好好。”

在家休息了两天，确定记者不再来了，唐未央就吹着小曲儿上班了。他总算搞清，自己的办公室是东侧右数第二间，拖把还忠实地立在门背后。

可他刚坐下，屁股还没热。小王又慌慌张张闯进来，吞吞吐吐地说：“唐、唐局，快、快躲躲，记者他、他们又来了。”

听说记者来了，唐未央条件反射般地弹出椅子，抄起了门背后的拖把……

可怕的死亡

临江花园紧偎长江。挤过这座城市时，长江被削得臀瘦腰细了。站在楼上，仿佛对岸的厂区垂手可及。站在楼上的人叫邵洲。

对岸厂区内，住着他的大姐。同城住了半个世纪，他们只见过两面，之后再没有勇气。努力翻着记忆，怎么也勾勒不出大姐老了的样子。听说大姐夫早死，儿女相继下岗，大姐也到处捡垃圾剩菜……

江面又起雾了，淡淡的，如妖娆之躯轻歌曼舞，逐渐模糊了视线。

临江花园并非花园，一片富人区，楼房、花亭、雕塑吐着洋气，宝马进，本田出，保安、铁门戒备森严。邵洲住七楼。

搬进豪宅，邵洲思绪翻滚：人一辈子，不就为奔个空间么？为此，有人头破血流；有人耗尽心血；有人付出生命。这个空间，就是一张浓缩的人生名片！瞧，小区人把这人生名片大把大把向亲朋好友散发，换回大把大把自豪。

他也揣着名片，去换取自豪。一到楼下就迟疑，去哪？除了单位的人，还认识谁？他惊讶自己的心越活越窄，还能从单位赚回什么？他已家喻户晓……躲还来不及呢！幸亏做生意的女儿女婿争气，为二老在临江花园买个藏身之处。逃避亲情几十年，又何必现在浮出水面？

邵洲再不敢出门。孤僻，是老伴栽培。老伴自个倒开朗，搬来不久就加入社区秧歌队。他这才悔悟：原来几十年他不过挣扎在妖精手里！挣扎累了，妖精就给他一块糖，他孩子样舔着，进入梦乡……日久，心里只有甜美。

许是怕他憋出病，老伴嘱女儿搬回电脑，教他上网。晚饭后，硬拖